

刘能开着女婿的三轮车撞了广坤



张继 著
作家出版社友情推荐

乡村爱情讲述大学生谢永强与农村女青年王小蒙、养花大户赵玉田与刘英等几对青年之间恋爱的故事，多角度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当代农村青年的爱情生活画卷……

[上期回放]

谢广坤在王小蒙家的戏台上露了脸，刘能羡慕坏了。刘能希望女婿赵玉田也搞这么一次演出，以便自己也能到戏台上讲几句出头露面。赵玉田答应了他，不过，提出让他出钱。刘能当然不乐意，埋怨女儿刘英在家里没有地位，并帮助刘英出点子，争取权利，刘英与玉田为此闹起了矛盾。

同步热播

刘能夜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女儿刘英跟赵玉田打起来了。等到天亮谁赢谁输他都记不清了，但是打架的事很清晰。他让刘英娘去玉田家看看他们到底打没打。刘英娘说她不去。刘能决定亲自跑一趟。

刘能看见刘英，就让赵四两口子回避一下，他说他有事要跟刘英商量。赵四尽管有意见，但还是和老伴一起走开了。

刘英说：爹，有事啊？刘能没说话，只是看着刘英。刘英说：爹，你看我干吗？刘能显得很失望，说：我一看你身上一点伤都没有，就知道你没跟玉田闹，我算看透你了，这辈子想在赵家当家做主，没希望了。

刘英不好意思了，说：闹了。刘能说：怎么闹的？刘英说：我没给玉田铺床。刘能笑了，说：这算什么闹，真正的闹是……

刘能说着用十根手指在自己的脸上比画了一下。刘英很害怕：爹，这个我可做不来。刘能感叹：刘英啊刘英，你把你娘可是差远了，算了，这庆典咱也别搞了，他谢广坤想怎么说我就怎么说吧，我也指望不上你了，走吧……

刘能说着，眼泪下来了。刘英也很感伤地说：爹，你别这样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赵玉田把庆典办了。刘能不太相信，说：我看悬！刘能说完就走，很伤心的样子。刘英看着刘能走，感觉对不住刘能，吸了一口气，奔赵玉田而去。

赵玉田正在自家的花卉基地里忙着。刘英冷着脸走过来。玉田抬头看了刘英一眼，说：生气了？刘英说：我爹刚才又找我了，还是庆典的事，你

说到底办不办？玉田说：办，我也没说办不办，不过，你爹要出钱。刘英说：你出钱。玉田说：我不出。刘英眼泪下来了，说：赵玉田，我来你们家这么长时间还没做过主呢，这钱你到底出不出？玉田很坚决，说：不出！刘英很想把事情闹大，她就势说：好，既然这样，你别怪我跟你闹！刘英转身跑出，哭着走了。

刘英不但觉得陪玉田睡，活也不干。玉田感觉这种赌法对自己很不公平，他玉田就是赢了也没有多少便宜可赚，必须尽快结束这种不公平的局面。想来想去，他想到了一着绝的。跟刘英分居。晚上玉田抱着被子去了花棚。

最初，刘英还以为赵玉田故意吓她，一会儿就会回来，可是等到半夜，也没见玉田的动静，她就沉不住气了。她在床上翻着身，睡不着，后来干脆拿上手电筒找玉田去了。

花棚里，玉田在品尝着自己的胜利果实，他推着刘英，说：你来干吗，快走，别耽误我睡觉。刘英求着玉田，说：玉田，咱回家吧，这外面又潮又湿的，睡坏了身子怎么办？玉田拉着脸说：我乐意。刘英说：玉田，回家吧，我求你了。

玉田笑了，说：终于求我了，我还以为，你这辈子都不理我了呢。刘英温柔地说：你是我什么人，我能不理你？玉田说：那我问你几个问题，你是跟我亲呢还是跟你爹亲？刘英想了想，说：一样亲。玉田显然对这个回答不满意，他说：

跟谁最亲，总得有点差别吧？刘英说：我可以不回答吗？玉

田不说话，躺下。刘英只好说：跟你最亲。

玉田说：那个什么庆典还办不办？刘英让步了，说：你想办就办不想办就不办。玉田说：我是问你还办不办？刘英说：不办了。玉田说：那，以后我要跟你爹打起来，你是向着我呢，还是向着她。刘英说：干嘛要打起来啊？玉田说：我是说假如打起来的话。刘英说：我不知道。赵玉田又躺下了。刘英有点急了，说：赵玉田，你有完没完，你到底走不走？玉田已经是胜利者，他很沉着，他说：你要不回答，我就不走。

刘英说：不走算了。刘英一个人站起来走，但是走了两步，看看玉田一点动静也没有，又站住了。刘英大声说：赵玉田，你跟我爹打起来，我向着你，向着你，这回你满意了吧！玉田站起来笑了，说：这还差不多。

取得胜利的赵玉田开始没有好歹地使唤着刘英，下地的时候也让刘英帮他扛着工具，玉田在后面很自负地走着。刘能和刘英娘正好也去下地，看见了刘英和玉田。刘能感觉到刘英失败了。刘能想去玉田家找赵玉田要钱，玉田刚养花的时候，刘能借给玉田八千块钱。本来，这钱借出去就是打了水漂，刘能也不打算要了，可是，玉田现在对他刘能不好了，这钱就要另当别论。

玉田想吃鸡，玉田娘杀了一只鸡，刘英提着热水，正准备煺毛。刘能走了进来。刘能看了一眼鸡，不高兴，说：还杀鸡庆贺呢。

刘英站起来，连忙跟爹说

话：爹。刘能很有点看不起刘英，说：还好意思叫我爹，我怎么给你说的，坚持坚持，现在失败了，败成这样，我都有点抬不起头来了。

刘英显得很尴尬。赵四从房里出来：呀，亲家来了，快屋里坐，正好杀鸡了，一会儿咱两个喝一盅。刘能哦了一声，说：我家里也有鸡，酒，我也有；玉田呢，我找玉田有、有事。这时候，赵玉田从房里出来。刘能就开口要钱了。

一番理论后，玉田死活就是不肯给钱。刘能说：我就坐在你家里等，我看你什么时候有钱。玉田一点也不怕，他搬了一把椅子过来，让刘能坐着好好等。刘能一把把椅子推到一边去，心想我才没工夫等呢。但是如果就这么走了实在有些可惜，刘能转着眼睛试图想在院子里找一件值钱的东西，他的目光一下子落到玉田的机动三轮车上。刘能说：你要不给我钱，我就把你三轮车开走。

玉田笑了，说：你要能开，你把它开走就是。刘能说：怎么，你以为我开不走它吗？刘能跑到三轮车前摇了起来。玉田、刘英、赵四、玉田娘都紧张地看着。刘能摇了几下没摇起来，大家都笑了。刘能说：我就不信我摇不起来它。他继续摇，竟然摇了起来。刘能爬上车，说：小看我是不是，我今天非给你们开走不可。

玉田和刘英这回是真的紧张起来，他们劝刘能千万别乱动，动跑了就麻烦了。刘能说：好，好，我不动，不过，你们要抓紧把钱给我。玉田、赵四、

刘英都互相看着。刘英叫着：玉田、玉田……

玉田说：别怕，你爹吓咱们呢。刘英说：他要真开跑了怎么办？

玉田说：我学了一个多月才学会呢，你以为这东西这么好开啊。

但是，刘能不知道怎么一用力，却把车给开跑了。几个人在后面追着，刘能在车上几乎吓哭了。谢广坤正好从镇上刚回来，正走到谢大脚的超市门口呢，就看见刘能开着车歪斜斜地跑了过来。谢大脚提醒谢广坤快点躲一躲。谢广坤感觉没大事，回应说：没事儿。话音刚落，刘能开着车就奔他过来了。看见谢广坤还喊呢：广坤，救、救我……

谢广坤哪里还敢救他，推着自行车就跑。刘能好像故意似的，三轮车就围着谢广坤转。谢广坤越跑越慢。眼看就要被车追上了，谢大脚对谢广坤说：快把车子丢了，保命要紧。谢广坤丢了车子跑到一边去了。三轮车从谢广坤的自行车上轧了过去。谢广坤庆幸地跳到一边，说：我的妈呀，差点完了。

自行车虽然被轧坏了，不过，三轮车还没有停下来。玉田、刘英、赵四等人都赶了过来。刘能喊：玉田，快救我。

路边正好堆着一个草垛。玉田让刘能往上面爬。刘能没有别的办法可选择，只好一闭眼睛向草垛冲去。三轮车终于停下来了。

众人围着谢广坤被轧坏的自行车看，刘能趁大家没注意，悄悄跑回家了。

“狗肉将军”张宗昌死于乱枪之谜数年后破解

解密档案

先中步枪后中手枪插翅难飞

1932年9月3日下午5点55分，天气少有的闷热。济南火车站人流匆匆，由济南开往天津的列车再过五分钟就要发车了。

正在此时，前山东军务督办、直鲁联军头目张宗昌在山东军政官员的陪同下，向列车的一节头等车厢走来。他让自己的参谋长金某、经济处长刘怀周及两名卫士先行上车，自己则与送行人员一一握手之后才登上列车。上车后，张宗昌转过身来，站在车门边，颇有风度地举起右手，再一次向送行的人群告别。

突然，一位青年从人群中冲出，举枪对准张宗昌，大声骂道：“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！”同时扣动扳机。然而，枪没有响。张宗昌吓得失魂落魄，扭头就往车里躲。那青年箭步追上，一个中年汉子紧随其后。不一会儿，张宗昌跑到了车尾，眼看无路可走，便纵身跳下火车。青年跟着跳了下去，举枪又打，枪还是没有响。张宗昌的卫兵在后面向青年开枪射击。恰好此时青年被铁轨绊倒，子弹呼啸着，从他的头顶飞过。在这紧急关头，中年汉子追了上来。他突然出手，将张宗昌的卫兵打倒数人。此时有辆兵车正停在旁边的铁道上。兵车上的士兵听见枪声，不知何故，连忙开枪射击。一时间，子弹雨点般袭来。

那青年因为摔了一跤，手枪居然被摔响了。他一个翻身爬了起来，此时张宗昌已被乱枪扫倒在铁轨上了。青年毫不

犹豫地冲上前去，向张宗昌接连补开两枪，然后跑上站台，大呼：“大家别慌。我是郑军长的侄子郑继成。我不会乱杀无辜，我只是为叔父报仇！现在仇人已死，我马上投案自首！”中年汉子也跟着高叫：“我是郑继成的卫士陈凤山。”

不一会儿，车站军警赶到，郑继成和陈凤山被押送到地方法院关押。接着，各民众团体、社会组织纷纷向南京发出请求特赦郑继成的电报，说张宗昌祸国殃民，通缉令尚在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不久，南京的特赦令来了，郑继成大摇大摆地走出了看守所。然而，细心的人发现了疑点——难道兵车上的士兵只是碰巧开枪？

韩复榘普照寺求助冯玉祥

张宗昌是靠奉系军阀而发迹的。1926年，张宗昌被张作霖任命为山东省军务督办后，就成了“山东王”。他既有“义威上将军”的头衔，又有“狗肉将军”、“长腿将军”的绰号。而他最闻名于世的则是他说过的：“不知自己有多少兵，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，更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。”

1928年4月，国民革命军进行第二次北伐，张宗昌的主力在徐州一带被歼灭。他便带着几个亲信逃往大连。1929年，他又拼凑部队打回山东，没想到被胶东刘珍年部歼灭，张宗昌只身逃往日本。“九一八”事变之后，张学良率部进驻关内，屯兵北平。张宗昌认为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，便于1932年初潜回北平，找到张学良。张学良对他很客气，为

义结金兰并非为情而是要命

韩复榘从泰山回来没几天，就听说张学良在北平召开华北各省将领军事会议。他喜不自禁地带着石友三赴北平

开会。等到张学良会开完，韩复榘便跟石友三一起去张宗昌的寓所拜访。

张宗昌把韩、石二人引进客厅，并当即吩咐设宴款待。几杯酒下肚，韩复榘恭维说：“张将军，你在山东政绩显著，鲁民受惠不浅，在下敬佩至极啊！”张宗昌见韩复榘似无恶意，也客气地吹捧起韩复榘来。两人越聊越亲切，恰似兄弟一般。石友三见时机成熟，便说：“张将军，韩主席，我们三个意气相投，是不是也学学‘桃园结义’，结为兄弟？”韩、张两人连声说好。

韩复榘见张宗昌已消除戒心，动情地说：“张大哥离开济南好几年了吧？现在的济南与过去可不同了，你若旧地重游，定会有一番感慨。”这话正中张宗昌下怀，他爽快地答应过段时间去济南。

9月2日，张宗昌带着几名手下到达济南。韩复榘将他们暂时安排在石友三的公馆里休息。随后在西花厅宴请张宗昌。张宗昌被请到贵宾席就座，韩复榘坐了主位，其余11人随便找好位子坐了下来。菜还没上来，张宗昌打量室内的装饰。突然，他“啊”的惊叫了一声，原来他看到了对面墙上挂着一幅画像。大家不知何故，都奇怪地看着他。张宗昌意识到自己有些举止失措，连忙解释说：“我最忌讳13这个数字，刚才我发现我们桌正好13人，因此有些不安！”

宴席上，张宗昌心不在焉，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失态。原来，西花厅里悬挂的那张画像是以前冯玉祥手下的军长

郑金声。1928年，郑金声随冯玉祥北伐，与张宗昌交战被俘。不久，张宗昌战败撤退，将郑金声枪毙后才溜之大吉。

张宗昌回到石友三公馆之后，脸色苍白，神情恍惚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张宗昌便以有要事需立即回北平为借口，向韩复榘辞行。韩复榘再三挽留，无奈张宗昌去意已决。当天晚上，车站的枪杀案就发生了。

十年后的一段谈话

十年之后，当时编写《郑继成为父报仇》小册子的王慰农和郑继成在河南商丘碰了面。王慰农问郑继成：“你十年前枪杀张宗昌的经过到底怎样？”郑继成狡黠一笑，答道：“你见过冯先生编印的《郑继成为父报仇》的小册子吗？上面写得很清楚呀。”

王慰农不以为然，说：“你别瞎吹了，那本小册子根本靠不住。”郑继成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靠不住呢？”王慰农冷哼了一声，说：“你的事略和杀张的经过是我写的，我还不清楚吗？”郑继成大笑，反问说：“那么你说是怎样的呢？”

王慰农说：“杀张宗昌是韩复榘有计划、有布置的行动，叫你顶名去干的。法院档案里的验断书上明明写着张宗昌是被步枪打死的，就是被预先停在铁道上的兵车里的士兵奉韩的命令开枪打死的。你是机会造成的英雄，是韩复榘送给你的好处。”

郑继成抱拳低语道：“你既然知道得这么清楚，又何必问我呢？”两人相视大笑。